生态美育:新时代美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霍巧莲

（井冈山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在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中，现代美育的局限性凸显。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之需，生态美育是我国新时代美育发展的重要趋势。生态美育是以生态性为“基石”的美育，是立足于生态审美的“新感性”教育，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大美”为美学价值追求的美育。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对美育的高度重视是生态美育发展的重要机遇，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为生态美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生态美育具有培养生态审美素质、激发生态伦理德性、形成新的自然价值观等的重要育人价值。

关键词：美育；生态美育；美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140-09

收稿日期：2025-07-05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一般课题（22YB120）：生态文明视域下小学生态美育研究。

作者简介：霍巧莲（1975-），女，山东菏泽人，井冈山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迫切。人民在自然生态美好的环境里安居，当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都要以培育具备生态审美素质的建设者为基础。因而，新时代迫切需要发展生态美育。在面临生态危机的当下，生态美育较之艺术美育更具时代性和发展紧迫性。当前我国对美育的主流认识还是艺术美育，新时代美育研究要有战略性眼光和前瞻性视野，对生态美育要充分重视和积极推动。生态美育代表着美育发展的生态转向，是新时代美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一、现代美育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局限

在教育史上，席勒首次提出美育的概念。虽然美育概念的出现只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美育作为人类的教育活动却源远流长。在西方，由古希腊时期的古典美育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美育，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随现代社会的建立而建立起现代美育。在我国，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传统美育或者说古典形态美育的发展时期。进入 20 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由西方现代美育思想引入而发展起我国的现代美育。现代美育是产生并适应于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的美育形态，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下，现代美育的局限性日益突出。

（一）现代美育凸显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

现代美育始自席勒，其审美教育思想源于康德美学。康德美学作为主体性美学的代表，基于康德哲学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行审美认识。康德认为，主体运用心灵的先验能力建构表象，根据其感受愉悦与否做出审美判断。席勒受康德主观唯心主义美感论的影响，在审美教育上极力推崇艺术教育，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自然美育被他置于美育的门槛之外。我国在 20 世纪初，随着王国维、蔡元培等对康德美学、席勒美育思想的引入而开启了现代美育之路。我国现代美育一直受康德主客二分的哲学观的影响，其结果就是主体被极度高扬而客体被极度贬抑。自然作为客体，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或内在目的，仅为主体构建心灵表象的原料。这种主体性的高扬，将人类这个本属于自然界的物种从自然界中被“超拔”，甚至割裂了与自然界的血肉联系。这是现代美育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印记，在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日益凸显出局限性。席勒提出美育旨在“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一思想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极具历史进步意义。

但在今天看来，这一美育目的局限于“人本主义”，缺少顾及其它生命的宏阔视野，难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生态人文主义”是时代对美育新质的呼唤。

（二）现代美育凸显轻视自然美育的局限

现代美育主要是艺术美育，对自然美育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席勒倡导美育，但他轻视自然美。他认为艺术高于自然：“正如高贵的艺术比高贵的自然活得更久，由灵感塑造和唤起的艺术也走在自然之前。”[①] 自然审美逐渐被逐出审美领域，只剩下艺术审美。[②] 黑格尔的《美学》直接将美学视作艺术哲学。他将自然美看做是前美学阶段的“象征型”而排除之。在西方传统美学理论中，自然美普遍被忽视，导致西方自然美理论缺失以及在审美领域艺术中心主义长期占压倒性优势，造成人的自然审美精神的失落。1966 年，美国美学家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撰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批判遗忘自然美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悠久深厚的自然审美传统，但是近现代以来受西方美学的冲击而致其断裂。由于西方现代美学的艺术中心论的影响，我国普遍重视艺术美育，而忽视自然美育。由于缺乏对自然美、自然美感生成及美感经验的科学认知，对自然审美的价值认识极为局限，仅见其工具性价值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本体性价值。虽然对自然美育有所涉及，但只把自然美当成审美教育的一种途径或手段，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然美感经验、自然美的生态价值以及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本源性意义所在。

综上，现代美育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美育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对自然美育的轻视，都与生态文明相悖、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现代美育在回应生态危机这一人类重大关切、对人类的审美生存问题上缺少基本的学理论证和理论关怀。由此，生态转向是美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生态美育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对现代美育局限的突破，将开启新的美育理论形态和新的美育实践范式。

二、生态美育的独特性质

无论是哲学基础还是审美范式以及美学价值追求，生态美育都区别于现代美育。生态美育是以生态整体论为哲学基础，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构建为美学价值追求，以生态美为教育内容，培养人的生态审美素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

（一）生态美育是以生态性为基石的美育

生态美育诞生于生态危机的美学与教育学反思，具有鲜明的生态保护的现实关怀性。生态性是生态美育与生俱来的性质，是生态美育的独特生命力所在。

生态美育是建基于生态哲学的一种美育。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以及近现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都是生态美育的哲学理论前提。生态哲学作为生态美育的基础，在多个层面上对生态美育进行方向规约与价值指导。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美育中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万物共生、互相关联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是生态美育的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现实的美学实践。生态哲学中的生态伦理密切关联着生态美育，生态审美追求的“生态美”内隐着“生态善”。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引，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的充实与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

生态美育以生态科学和生态伦理学知识为基础。生态美问题必然涉及生态学知识，生态审美建基于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伦理知识。从形式美的角度，原产巴西的水生植物凤眼莲具有观赏价值。但是，从外来物种侵害本地生态的角度，美丽的凤眼莲却是“紫色恶魔”。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南方许多河道凤眼莲泛滥。云南滇池曾因凤眼莲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入侵物种危害的经典案例。基于这些生态知识与生态认识，凤眼莲还美吗？爱美必须是生态性审美欣赏；否则，像爱凤眼莲之美最终导致的却是生态问题。“美决

①[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年，第 56 页。

②[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 68 页。

不能仅仅限于感官所感受到东西”。[①] 美与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密切相关，人的审美要符合生态原则。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提出生态整体主义的准则：“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②] 这就是被后人誉为石破天惊之论的“大地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同样也是生态审美、生态美育所遵循的审美原则。在生态审美中，基于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科学知识所形成的生态意识，随着身心感知参与审美，并批判、匡正有损于生态的传统审美偏好。

生态美育追求人的生态性生存。千百年来，人类不懈地追求理想的生存，生态性生存是人类对美好生存状态的一种理想性建构。在中国，有陶渊明的桃花源，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典理想。[③] 在西方，有《圣经》里的美好伊甸园，有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的审美生存诉求。在工业社会，人类是处于反生态性生存的状态。生态性生存是生态美育追求的人类美好生存的一种理想，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低物欲而高精神追求与精神享受的特点。

（二）生态美育是立足于生态审美的“新感性”教育

美育的本意是感性教育，生态美育是一种立足于生态审美的“新感性”教育。

1. 生态审美是生态美育的逻辑起点

审美是美育理论在美学上的逻辑起点。生态美育始于生态审美。生态审美是生态美学的重要概念。从审美主体角度出发，徐恒醇认为：“生态审美反映了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④] 程相占明确指出，生态审美是生态意识引领下的审美方式。[⑤]

生态审美的对象是生态美。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通过生态知识引入审美，他揭示出生态系统有深层的、内在的美。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指出生态美与一般美不同：生态美具有肉眼难及的复杂特性，更微妙且有动态性。生态美具有将生态系统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结合的性质。[⑥] 生态美是渗透了生态整体性、关联性、和谐性等生态思想的一种美，是生机活力美、整体交融美、平衡和谐美、多元创造美和持续永恒美。

在审美方式上，生态审美的重要特征在于体验性，它是“置身其中”的体验审美。利奥波德认为，积极地参与和体验是欣赏理解生态美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人们只有与大地产生亲密互动并将其与大地联结，才能有保护大地的意识，感知大地不只是粮仓……他会看到整体的美和效用，知道两者不可分离。[⑦]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了“参与美学”的观点。他指出，人们在参与审美的时候，并不局限于审美感官诸如“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所获得的其实是身体的综合快感。[⑧]生态审美是全身心的“交融式”审美，“连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性质一道，都充满在所有的经验当中。”[⑨]

2. 生态美育是一种“新感性”教育

席勒提出美育是缘于当时的工业社会造成了人性的分裂。针对理性压倒感性、人的完整性被割裂的问题，席勒希望以美育恢复和确认感性的地位和价值，重建与理性相协调的感性世界。美育是感性教育，这是对美育的基本共识。在席勒生活的年代，工业社会尚在初步发展时期。当前工业社会已充分发展，感性被理性压抑的问题更为突出。工业社会强调把握自然规律，但失却了活生生的感性自然，造成人对自然感性认知的缺失以及自然审美精神的衰微。人的生活脱离自然，缺少自然审美情趣，日益成为一个自然“不

---

①[美]小约翰·B.科布，程相占：《怀特海论伦理学与美学》，《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②[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记》，王铁铭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

③何悦玲：《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桃花源诗并记〉》的生态美学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④徐恒醇：《生态美学》，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⑤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⑥⑦程相占：《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与生态美学建构》，《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7期。

⑧吴承笃：《自然复魅之维与生态审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⑨[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9-21页。

感症”者。我国几十年的工业社会发展，同样也带来了这个问题。

生态美育是对人的自然生态敏感性的唤醒与激发。美育最初提出来主要旨在解放与张扬人的感性。现在，社会发展出现的人的感性在自然面前被压抑，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人的生态感性疲弱，人对自然的审美精神式微，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这些都需要唤醒与激发人的生态感性以纠偏。生态美育的重要任务正在于解放人的自然天性，解放人本身就具有的、原初意义上的冲动和感觉，实现人的生态感性的复萌。

生态美育对人的生态感性的培育。生态美育不仅仅唤醒生态感性，而且还要将虚弱的生态感性予以培植以使之强大。这是生态美育更有价值性的体现。生态美育培植起人类的生态感性，让人更丰富地体验生活，更细腻地体会自然万物。由此，重新打开感知天地而使自然焕然一新。在这片天地里，人能感受大化流行、日月叠璧，山川焕绮，四时更序、风吟鸟语……从而丰盈感性，享受审美生活。

生态美育试图在理性占主导的文化中保护和发展人的生态感性，保持生命的活泼和原创力，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肉体化关系，这即是人的一种“新感性”。此处“新感性”虽类似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提出的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造就的“新感性”。但是，这里特指朝向生态大自然这一对象物，“新”在对自然生态这个对象新的感性的、审美的认识。这种新感性是人的原始本能获得解放的感性，是充分神会大自然，体悟大自然的感性。新感性可以使现代人重建感性秩序，走向感性在自然之中解放的新境界。

3. 生态美育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之大美的美育

生态美育具有应对生态危机的现实指向性，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构的一种美学努力。生态美育重新续接人与自然的“原初连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之大美。这是生态美育最本质的一点，也是生态美育所高扬的核心美学价值。

有美学家认为，和谐是美的基本范畴，也是美的最高品级。[①] 传统的美学理论认为，和谐是美的本质特征。人类对美的认识始于对和谐的认识。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将美归之于数的和谐。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认为美是对立面的和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认为美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和谐。亚里士多德将艺术的本质特征概括为有机的整体、多样的和谐。在近现代美学中，从内容到形式的和谐构成事物具有欣赏价值的基础。

美的基础在于和谐，和谐是美育追求的核心价值。世界的和谐源于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现代人的生存烦恼，不仅是因为现代社会给人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内在冲突，还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当今人类发展的主流是和谐，要消除人自身、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平衡的和谐。在生态美育中，和谐同样是核心范畴。自然本身就是和谐的。“宇宙中一切我们接触到的纷繁复杂的事物都可以设法找到数学形式来表达……这一切说明自然界本身是统一与和谐的。自然界的和谐美不仅仅体现整体和局部结构的有机统一，而且呈现在过去的因果链环中。”[②]在原初自然的基础上，人与现实自然的关系是系统发生、协同进化的关系。但工业文明却破坏了自然生态自身的和谐、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形成生态危机。

生态美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美。生态美育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把世界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生态美的体验、感悟、认同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大美这一理想境界。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美，是将人与自然完整性、一致性、和谐性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态生命共同体，维持与增进这个共同体的和谐就是追求大美。生态美育追求人与生态和谐的大美，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③] 的浩然正大之美。这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美。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一体，人融合在自然中与自然同在。这就是生态美育所追求的美学价值。

三、生态美育发展的时代机遇与理论基础

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当下，生态美育较之艺术美育更具时代性和发展紧迫性。同时，生态美育也具

---

①②陈望衡：《科技美学原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第 109 页。

③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4 页。

有发展的客观条件，不仅有良好的时代机遇，而且已具备前提性理论基础。

（一）时代机遇：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和美育受到高度重视

当今生态美育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时代机遇。一方面，在我国正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语境下，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客观上助推生态美育发展。另一方面，新时代高度重视审美教育，这是近代以来美育百年发展难逢的时代机遇。

1.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美育发展的社会机遇，是生态美育产生的直接社会根源。“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逐渐被纳入到我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和指导方略。十八大之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密集发布，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规划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目标。新时代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不断出台新举措。我国主导性的事实是生态文明建设由一个理念渐趋成型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化的改革与发展。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和实践在助推生态美育的发展。工业文明造成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来取代。同样，工业文明的工业人，也需要适应生态文明的新人——生态人来取代。文明的根本性体现是人的素质，生态文明对人的生态素质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只有人的生态素质得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基础，生态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人民的生态素质的提高。生态审美素质是生态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在当前的美丽中国建设中，诸如美丽乡村的建设、各种观光农业的发展、绿色城市建设都需要大量具备生态审美素质的建设者。现在城市中蔚然成风的口袋生态公园、小微绿地、小微湿地的打造，有赖于人的生态审美创造能力。生态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方向，生态城市的建设呼唤具备生态审美素养的新一代建设者。当前正在建设的河北雄安新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雄安新区是作为一个生态城、绿色城、森林城与未来城的样板来进行规划和建设的，依据的是“先植绿，后建城”的建设理念，提出的是“开窗见绿、出门见景”的美好生态建设构想。未来发展和建设的生态化方向将会越发凸显出对具备生态审美素质的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人的生态审美素质的形成无疑有赖于生态美育。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与实践助推生态美育的发展。

2.新时代美育受到高度重视

21世纪以来，美育在我国越来越受重视。进入新时代，美育对建设教育强国、造就时代新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美育的政策文件陆续发布。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是首次出现以“美育”命名的、指导我国美育工作的政府文件。该文件开宗明义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①] 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要求“切实改变学校美育的薄弱现状”。针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提出改革与发展了明确要求。[②]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是继《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之后出台的第二个国家层面的美育文件。这个文件较之前一个文件，突出了“新时代”，对美育的认识在“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的基础上，又增加“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10日。

②《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0/21/content_544289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0月5日。

育”的新定位，而且也突出了“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美育育人价值的新认识。[①] 2023 年底，《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发布，旨在进一步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美育文件密集发布，体现出国家发展美育事业的急迫之心。可见，在新时代美育的重要性被充分肯定，美育的地位被反复强调。新时代是一个需要大力发展美育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是新时代美育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当前，是前所未有重视美育的好时代。”[②] 因而，生态美育在我国的发展遇到难得的时代机遇。

（二）理论基础：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提供依据与支持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生态学取得长足发展且渗透到其他学科，形成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群。生态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为生态美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是生态美育发展的丰厚土壤。生态哲学为生态美育提供了哲学依据，生态美学则为生态美育提供了美学思想基础。

1. 生态哲学：奠定生态美育的哲学之基

西方生态哲学的前身是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发端于 20 世界初，最早有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70 年代，环保主义思想产生了环境伦理思想。80 年代，环境伦理思想讨论人类中心论、自然价值论等问题。1984 年，德国哲学家撒克塞（Sachsse，Hans）《生态哲学》出版，表明一种新型哲学形态的出现。我国学者在 80 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的生态哲学。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学者认为生态哲学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和逻辑所构建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③] 生态哲学是生态学向哲学的提升，将生态学思想融入哲学的一种新的有机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包含了生态学世界观、生态学方法论、生态学认识论、生态学价值观等哲学的基本问题。生态伦理学以及生态美学也是生态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生态哲学思想是生态美育的直接哲学支持。生态美育作为一种美育的生态转向，需要建基于生态哲学关于生态世界观、生态方法论和生态认识论之上。生态哲学中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尤其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其中就包含了自然审美价值的理论，更是生态美育的直接思想资源。只有承认自然具有生态审美价值，生态美育在理论上才有可能。生态哲学中的生态伦理与生态审美密切关联，生态美育在生态审美追求“生态美”之中内隐着“生态善”，需要将审美愉悦与生态关怀相统一。生态伦理学从伦理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把最一般的生态学法则提升为伦理原则：凡是利于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都是正当的。生态伦理学对生态美育具有积极的影响。由于美与善的亲缘关系，生态伦理与生态审美具有亲缘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指向对人与自然新型关系和谐的建构。

2. 生态美学：赋予生态美育以美学之魂

生态美学不仅是生态美育得以产生的直接母体，也指导着生态美育的美学价值追求，为生态美育赋予美学之魂。

在西方，生态美学最早发端于美国，是由自然美学、环境美学发展而来。美国生态美学的理论萌芽可追溯到奥尔多·利奥波德，他首次提出被称为“大地美学”的生态美学思想。1972 年，美国学者米克（Joseph W. Meeker）提出“生态美学”，被认为是生态美学研究的真正发端。生态美学以北美为主体，逐渐发展到其他国家。西方生态美学基于生态整体主义哲学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我国的生态美学是在引进西方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当前生态美学已成为我国美学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生态美学被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展迅速。生态美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是美学与生态学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基于对生态

---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最后访问日期是 2024 年 10 月 3 号。

②周星：《新时代美育观念的焦点难点问题辨析》，《艺术教育》2018 年第 21 期。

③卢风、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 页。

危机的美学反思，追求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栖居。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他指出，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存在论美学，它突破形式美的限制，以人的诗意栖居为哲学宗旨，以审美生存、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绿色阅读、环境想象与生态美育等为新的美学范式。①

生态美学引领生态美育的美学价值追求。国内外生态美学的发展，为生态美育的发展提供了美学依据和基础。生态美育在理论上属于生态美学，是生态美学的一个理论分支。由于美学与美育的天然联系，生态美学为生态美育的发展准备了美学的理论前提。生态美学为生态美育提供了美学价值引领，直接影响生态美育的理论和实践。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建构起生态审美关系为根本旨归，以自然生态之大美为最高的审美追求。生态美学理想的价值立场如何实现？生态美育无疑是生态美学的实践向度，也是生态美学的最终落脚点。生态美学引领生态美育的美学价值追求，赋予生态美育以美学之魂。

四、生态美育的重要育人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代代具有生态素质的新的建设者。生态美育能够培养人的生态审美素质、培育生态伦理德性、形成新的自然价值观等，助益于具备生态素质的新人造就。

（一）培养人的生态审美素质

生态审美素质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对人的素质的新要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具备生态素质。生态审美素质是人的生态素质之一。生态美育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培育人的生态审美素质，为造就一代代生态新人服务。培育人的生态审美素质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生态美育的历史使命。

学界对人的生态审美素质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欣赏自然的生态审美态度与诗意化栖居的生态审美意识，有人认为是人的生态审美意识与生态审美理想。史红从生态美育培养“生态审美人”这一目的角度，论及“生态审美人”所应具备的诸方面的素质：作为生态审美主体，拥有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生态审美意识，过生态审美生活。② 生态审美素质还是在研究中的一个概念，它既有感性成分，又有理性色彩；既表现为生态审美情感态度与生活品位，又表现为理想追求和生态审美价值选择；既包含了生态美的体验、欣赏和判断能力，又包含了生态美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

本研究认为，生态审美素质是由生态审美知识、生态审美能力、生态审美情感、生态意识等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人的完整的生态审美素质结构。从各个要素在生态美育素质结构的整体位置上看，生态审美知识是基础，生态审美能力是核心，生态审美情感是动力，生态审美意识是灵魂。生态美育的育人价值就在于培育人的生态审美素质的发展。生态美育可以传授生态审美知识、培养生态审美能力、陶冶生态审美情感、形成生态审美意识，从而发展人的生态审美素质。经由生态美育所培育的具有生态审美素质的新人，能掌握一定的生态审美知识，具有生态审美的认识、评价与创造的能力，具有生态审美的情趣和理想，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过生态审美新生活。

（二）培育人的生态伦理德性

生态美学的出现，是源于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而做出的美学上的思考，旨在从美学角度为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探寻出路。因此，生态美学天然带有一种生态伦理关怀的底色，是规范性的“关怀美学”。③ 曾繁仁指出，对自然的欣赏，应顾及生态伦理，而不能采取道德中立的立场。④ 生态美育追求的就是生态真、生态善与生态美的整一和融合。

生态美育培养人的生态伦理德性，最直接地表现为激发人的生态责任意识。在对生态美的欣赏之中，在对生态美的心生向往之中，人就会沉浸在感受到生态美带来的精神愉悦和满足情感之中而自愿自觉的走

---

①曾繁仁：《生态美学究竟有哪些新突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9 月 1 日。

②史红：《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美育》，《高校理论战线》2013 年第 3 期。

③程相占：《作为关怀美学的生态美学》，《社会科学家》2019 年第 10 期。

④胡友峰：《新时代美学的生态关怀与中国立场——访美学家曾繁仁》，《中国文艺评论》2020 年第 8 期。

向生态关怀，萌生生态责任意识。生态美育培养人的生态伦理德性，最深刻地表现为人的生态责任“大担当”意识的培育。L·K·奥斯丁说，“美的感受是人类特有的才能。这种人类特有的适应才能帮助我们同自然界发展一种伦理关系。”[①] 生态美育根据生态学原理重新解释人类天性，否弃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加高级、更加优越的旧认识，也从根本上抽掉了人类利用自然、掠夺自然甚至统治自然的合理性根据。生态美育不再将人类视为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僭越于其它物种而具有独特的中心地位；而是将人类位置重新放置于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之中。人类与其它物种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但是人与其它物种不同之处在于人是居于生物链顶端、具有独立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独特物种，理应发挥主体能动性以承担生态保护责任。这是人类的“大责任”和“大担当”。人类的生态位[②] 是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健康、稳定和美丽。人类在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把握与巧妙顺应的基础上追求自身在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健康、稳定和美丽，就是在追求人类与自然共同的美好未来。生态责任意识的激发，生态责任“大担当”意识培育，离不开生态美育。

2018 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旨在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③] 叶澜在《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发展之断想》一文中指出，面对新时代，教育学要研究“形成人既是主体，又是生态世界万物协和的责任人之双重身份的意识和能力”。[④] 生态美育就在自觉承担这一育人的教育新使命。

（三）形成新的自然价值观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需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笛卡尔、牛顿之后，现代物理主义自然观确立。该自然观高扬自然的工具价值而摈弃自然的本体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形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人类生存离不开大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源，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但是，仅从工具性价值看待自然，造成生态危机的弊病。当代新的科学理论（新的宇宙理论、复杂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对现代物理主义的自然观进行了有力批判。美国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提出自然的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等多种价值。生态美育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之大美的美育，通过培养人的生态审美素养以转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最终建构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美育推动人突破单一自然工具价值观而形成自然生态价值观和自然审美价值观，助益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美育是以生态性为基石的美育，推动人形成自然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是自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价值是具有历史性的，自然的生态价值过去是没有被认识，在今后，自然的生态价值对人类越发重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生态价值就是生态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作用。生态价值概念是生态哲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生态价值的概念。人与自然之间除了实践性关系，还具有存在论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与其他自然物种都是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中的一个普通的“存在者”，都必须依赖于作为整体的自然系统才能生存。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物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对人的生存具有“环境价值”或者说“生态价值”。生态美育主张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有一种“存在论”的关系。

生态美育是立足于生态审美的“新感性”教育，推动人形成自然审美价值观。审美价值也是一种重要的自然价值。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对自然的审美价值存在一定的贬低和扭曲。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自然还满足人类更崇贵的需求：热爱美”。[⑤] 生态学家奈斯指出：“地球上的非

---

①王国聘：《对生态美的体验是践行旅游环境伦理的情感基础》，《环境教育》2006 年第 11 期。

②“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生态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又称生态龛。它用来界定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之中的位置或地位，既描述该物种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范围，同时又描述该物种在该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或功能。

③《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https://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806/t20180605_442476.htm，最后访问日期 2024 年 10 月 10 日。

④叶澜：《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发展之断想》，《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1 年第 5 期。

⑤[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吴瑞楠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7 页。

人类生命的美拥有自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它对人类的有限目的的工具意义上的有用性。[①] 生态美育会培育人们新的自然观，将自然看做有机整体；反对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做征服、开发、利用的对象，反对视自然美为人的认识论视野中的形式美，而是将自然看作与人类共生共存的家园，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相亲相融的共同体和谐之美。生态美育肯定自然美的独立价值，不再将自然美依附在艺术美的身边。自然美不是艺术的形式美，而是自然本自足具的、生态系统的生命美与生机美。

结　语

生态美育是适应生态文明转型需要的一种美育新形态，它超越现代美育而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着眼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育是我国新时代美育发展的重要趋势。生态美育面临良好时代机遇，同时也具备理论基础，具有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呼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育人价值。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缘于生态系统的破坏已威胁地球生命的未来这一事实，发布了《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的报告。该报告呼吁围绕地球的未来重构教育，提出 2050 年七条教育宣言。生态美育即可视为应对生态危机、面向未来生存而积极重构教育的一种探索。在我国艺术美育还是主流认识的环境下，新时代美育发展要有战略性眼光和前瞻性视野，对生态美育要充分重视和积极推动。

Towards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An Important Trend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UO Qiao-l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severe reality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limitations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are prominent.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new 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ecology as the "cornerstone", a "new perceptual" educ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an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the harmonious "great beau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aesthetic value pursuit.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hina's great attention to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have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value in cultivating ecological aesthetic qualities, stimulating ecological ethical virtues, and forming new natural values.

Key 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治平]

①庞昌伟、薛莲、张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中国经贸导刊》2015 年第 29 期。